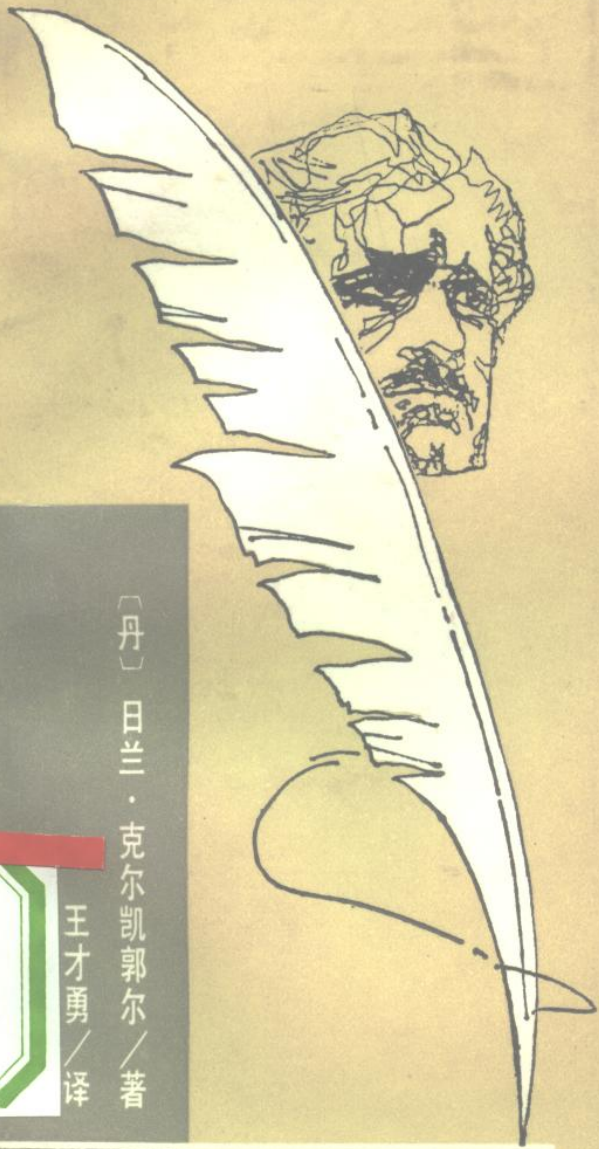


一个诱引者的手记

〔丹〕 日兰·克尔凯郭尔／著

王才勇／译



一個誘引者的手記

一個誘引者的手記

華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045号

一个诱引者的手记

【丹】日兰·克尔凯郭尔 著

王才勇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116千字 插图2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053—574—6/B·047

定价：3.9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日兰·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是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神学家,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和存在哲学的思想先驱之一。

本书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非此即彼》第一卷当中的一篇。据研究者分析,此篇是作者模仿德国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的长篇小说《鲁辛德》写成的。《非此即彼》初版于1843年。该书出版后,曾在哥本哈根城内引起轰动。但迟至二十世纪,本书才在欧洲大陆流传开来。

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十分丰富,除两卷本的《非此即彼》外,他还著有《论讽刺的概念》、《循环往复》、《恐惧和战栗》、《人生道路上的各个阶段》以及《基督教讲义》等。除学术专著外,他还留下了数卷《日记》,从个人生活侧面折射着作者的思想。

克尔凯郭尔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但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这些矛盾和斗争。由于他本人生活在孤寂和悒郁的情境中,他的著述因此也就较多地反映出他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早年的克尔凯郭尔,曾因家庭的变故受到过沉重的打击。1832年,他的大姐死于分娩,翌年他的哥哥又死在了美国。以后的两年间,他的母亲和他的另一位姐姐也先后病逝。克尔凯郭尔称这一

系列变故是对他心灵的“一次巨大的震撼”。加之他自幼残疾，失去了与其他健全儿童正常交往的可能，于是便深深地沉浸到对自我的反省中。这种经历和背景使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追求完美生活的自信。他总是沉溺在追求完美与无法得到完美的矛盾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真实的东西只能是个人内心中的东西；只有人才是世界的唯一实在，而人即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是感性、思维的意识，而是非理性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当个人处于这种意识状态中时，他便最直接、最生动地体验到了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暧昧不清等等存在；这些存在是无法用理性来说明、来把握的。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书其实也是作者这一心态的一种表现。

然而，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哲学著述，不如说是一首描述爱情生活的散文诗。在本书中，主人公“我”从始至终都在追求“我”心中虚设的完美的爱情境界。但是，这个“我”同时又不断地怀疑自己，不断地用各种拙劣的和低劣的做法验证自己。当“我”终于发现自己心中的完美原是虚幻之物的时候，当那位柯德莉亚小姐终于接受了“我”的爱的时候，“我的心中便猝然感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的痛苦难以言传”。于是，离弃也就势必会发生。应当指出，这既是一个婉约的、令人神伤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一颗蒙受创伤的心灵的自我展示。作者所表现出的主观主义的倾向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作者在书中用审美的眼光直视爱情，“考问”人生，并把爱情和人生当作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来追求；这种人生态度，则确有其合理的方面。我们今天的读者，自然

应当摈弃他的那种哲学世界观。然而，当我们把自身溶入社会与时代当中时，并且当我们学会用审美的、诗的眼光来看待爱情与人生时，我们是能够走向真正的完美的；这应当为广大读者所能够理解。

EL53/04

悠悠的情欲

充盈着初生的少年。

——唐·乔芬尼：《咏叹调第4号》

此刻，我无法抑制我的躁动，无法掩饰我的焦虑，因为出于我自己的缘故，我决定把那份潦草的抄本整理清楚，那是我匆匆忙忙地在极度不安中偷抄下来的。就像当时抄写时一样，我现在再次感受到那种焦虑和对当时情景的厌恶。当时，他的书桌异乎寻常竟没上锁，因此书桌里的所有东西都展现在我眼前。我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伸手拉开他的抽屉，我想以此安慰自己，但这种安慰一点不管用。当时，他的一只抽屉是拉开着的，里面是一些散开的纸张，上面压着一本装订得十分考究的簿子，打开的那一页上印着一条白色花边，他用花体字在花边内亲笔写着：“随记

第四册”。我想安慰自己说，如果这本簿子不是原来打开的，而且如果它不具有一个诱人的名字，那我就不会陷入这种诱惑，也许我还会抗拒它。可现在这种安慰都是徒劳的。那本簿子的名字之所以诱人，主要并不是由于那名字本身，而是由于周围的衬托。匆匆扫一眼那些散开的纸张我便知道，那是有关爱情的一些看法，以及有关这种或那种行为的提示，还有一些信件的纲要，这些信件风格奇特，文字优美，还流露出一点有分寸的任性，后来我才见到这类信件的整个格式。现在，当我看清这个堕落者细微的内心世界时，我又不禁想起了我当时的情形：我走到那只抽屉面前，当他的所有秘密展现在我面前之时，我所获得的印象正像一位警察走进一个伪造文件者的房间，搜查他的掩藏物，并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些散开的纸张：手稿样件，一边是一个小花样，另一边是一个亲笔签名，还有一行密码般的文字。这个警察轻易地证明

了自己获得了确凿的证据，欣喜之中还夹杂着对那个伪造文件者的功力和用心的钦佩。可是，我的情形与警察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很少有那种追踪罪犯的体验，而且我没有标志——警徽。我深深觉得自己陷入了不合法的境地，心情倍加沉重，正像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我当时紧张得既没有思想也无言可发，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这样，直到思维再次恢复，并以迅速和多方位的运动潜入那个陌生人的隐秘之中，探视他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越强，就越能快速集中自己的思路，这种人就像海关上办理外国旅客事务的职员一样是值得信任的，他们看惯了各种各样的人，因此不是轻易会被骚扰的。然而，我的思维能力无疑已是相当发达的，可是，一开始仍不免被震慑住。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脸色苍白，几乎晕倒，我是多么害怕，假如他那时回来，无意中发现我扶着他的抽屉——啊，惭愧的心理有时却使人活得很有滋味。

那本簿子的名称本身并不怎么使我感到吃惊，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本一般的读书札记，因为我知道，他的学习是抓得很紧的，可是，事实完全不是如此，那地地道道地是一本保管得十分好的日记。尽管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记的地方，可现在看见了这日记簿，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用一种超自我的态度对自己及其处境的记述，这是一种真正审美的客观态度，这本日记的名称也是经过认真考虑选定的，它与所记述的内容完全吻合。他一向追求一种富有诗意的生活，他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感觉力，去察觉生活中的旨趣，他懂得如何去发现生活的乐趣，又懂得在发现它之后用诗意的方式把它重新再现。因此，他的日记

既不全然是事实，又不完全是虚构。他的日记所用的不是直陈式，而是虚拟式。尽管他显然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把它记录下来——也许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记下——，但他却常常用活生生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戏剧性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使人读后便觉得象是在眼前发生的事一样，他这样做绝不可能有什么其它的意图，因为这本日记显然只对他个人有意义。从整个内容来看，这绝不可能是一部文学作品，他绝不会想到去出版。当然，他也用不着害怕出版，因为里面提到的大多数人他都用了假名，根本不象真有其人那样。不过据我猜测，这些人的教名都是真的，以致这些人无论如何都可以和真人相对应，而不知内情的人则一定会被他所采用的假姓氏所蒙骗，至少我所看见的这本日记的中心人物柯得莉娅姑娘就是如此，她确实叫作柯得莉娅，但不是姓氏。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本日记的诗意情调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这是由于他的诗人气质，正象人们会看到的那样，他的那种诗人气质不够丰富，又不够贫弱，以致无法把诗意的东西和事实的东西区分开来。他所注入的那些诗意的部分是多出事实的部分，这多出的诗意部分是他在事实的诗意情境中所享受的东西，他用诗意的反省又把这些东西收入内心，这使他又多了一重享受，而享受是他整个生活的核心。在向事实注入诗意成份的情形中，他在人格上获得了审美享受，而当他把这审美享受收入内心时，他又审美地享受着他人格。在第一种享受中，他只是为自己享受着部分是事实赋予他，部分是他赋予事实的东西；在第二种享受中，他个人已消失，这时他享受着情境以及处于情境中的自我。在第一阶段，他往往需要事实作为起因、作为构成因素，而

到了第二阶段，事实则溶化到了诗意中。因此，第一阶段提供了一种事态基础，他的日记作为第二阶段的产物，就是在这第一阶段的事态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第一阶段所用的词句与第二阶段就有所不同，因而，他的诗意成份往往是在迷朦状态中出现的，他的生活也恰恰充满了这种迷朦状态。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背后，在远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地方，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就象戏剧舞台上前台的真实场景与后面纱幕上的背景投影一样。透过一层薄薄的纱幕，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迷雾般的世界，一个轻盈的、审美的世界，它与前台场景的真实世界迥然不同。许多人尽管身在真实世界中，但他实际上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是，一个人以这种方式从真实世界中退缩，甚至消失，这可能是健康的征候，也可能是由于疾病。后者就是我当时所了解的那个陌生人的情形。他不属于真实世界，但在我看来又与真实世界有着许多关联。他老是在走向真实世界，不过即使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向真实世界，他也往往早已超越了这个世界。然而，把他从真实世界引开的既不是善，也不可能是恶，对此我现在仍然不敢对他下什么断言。他多少患有一种头脑过度发达症，真实世界没有使他感到足够的刺激，若有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他不会因真实世界的压力而受到挫折，也不会过于脆弱而无法承受真实世界的压力，不，他是坚强的。可是，这种坚强却是一种疾病。只要真实世界作为刺激失去了意义，那么，他就缴械投降了，这样，在他那里就产生了邪恶。他本人是在感受刺激的瞬间中意识到这种情况的，而邪恶就寓于这种意识中。

这本日记所记载的那位少女，我是认识的。至于他是否诱惑更多的少女，我则不得而知，但从他那些散落的纸张上看，似乎也有可能。除此之外，他还可能干过一些与他的性格完全相吻合的其它的事，因为他的智力极为发达，远远超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诱惑者。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寻求的往往只是那些完全偶然的東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致意，除此之外他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得更多，因为人与人之间最美妙的莫过于不期而遇。由于天生的秉賦，他知道如何去诱惑一个少女，把她引诱过来，但实际上并不去真正占有她。我可以想象，他懂得如何使一个女孩子达到情感的顶峰，以致他可以确定，这个女孩子将会为他牺牲一切。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时，他会把它中断，而在此过程中，他自己却从未挨近过她，也从未说过一个柔情的字眼，更不要说向她作什么解释或许诺。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却已经发生，那不幸的少女因此就倍感痛苦，因为她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可她的情绪变化却像可怕的女巫之舞一样折磨着她：一会儿她责备自己而原谅了他，一会儿又对他进行责备；有时，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抓不住事实根据的幻影，她又同自己的怀疑斗争：整个事情究竟是真，还是纯属想象？她无法向任何人倾诉，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倾诉。一个人如果做了梦，还可以向别人诉说，而她要诉说的东西并不是梦，是真的，当她意欲向别人诉说以便减轻心中的积怨时，却无从说起。她本人深知这一点，因此心里愈加痛苦。因而，这一类蒙难者有一种完全特别的性质，她们不是那种不幸的少女，被人遗弃了或自以为被人遗弃了，于是便自然地嚎陶大哭，或者感到心理负担过重，可以在憎恨或宽恕中

找到安慰。她们外表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她们仍过着她们往常的生活，像以往一样受人尊重。可是，事实上她们却已经变了，这几乎是无从对自己解释的，而他人也无从了解。她们并不像那些被破身的少女，她们变得向内探索，在他人面前，她们实际已经失落了自己，她们试图向内寻找自己，但那是徒劳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道路是没有踪迹的（因为他的双脚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因而我可以想象他那无限的自我反省力），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人真正献身于他而成为蒙难者。他过着一种太精神化的生活，以致不可能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诱惑者。然而，他有时却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神体，以致是一个十足的有肉欲的存在，即便他与柯得莉娅的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似乎是被诱惑者。确实，就连那位不幸的少女有时对此也难以下断言。可见，他的踪迹是如此地模糊不清，因此，要下什么定论都是不可能的。他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滋生剂，吸完之后就就把他们丢掉，就象一棵树木抖落它的叶子一样——叶子枯萎凋谢了，而他则依然青春常在。

然而，他自己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常常想，由于他把别人引入歧途，最终他自己也会走入歧途。别人被他诱入歧途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本性使然。一个旅客在途中迷路，如果有人将他指向错误的道路，并把他留在错误中不管，这无疑是可恶的。但与自己走入歧途相比，这种将某人引入歧途又算得了什么呢？那迷路的旅客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这样一种安慰，即他周围的景物是不断变化的，而每一种变化都会给他带来找到正确道路的希望。而自己步入歧途的人就没有这么一个开阔的领域供他不断寻觅，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

老围绕着一个无法摆脱的圈子转。我相信，这种可怕的情形对他来说会越来越严重。在我的想象中，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线索，并且把自己的所有智力都用来对付自己，这样，他的良心被唤醒，从而要把自己从这种迷乱中拯救出来，他的狐穴纵然有许多出口，那也无济于事。当他那焦虑的灵魂以为看到光亮透露进来，刹那间，他所寻到的路又成了一个新的入口。他象一只受惊的野兽，被绝望所追逐。他一心寻找出口，但找到的却总是入口。通过这入口，他又返回到原来的自己。这样的人并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罪犯，他本人常常被他自己设置的圈套所困住。但是，这种人受到的惩罚却比罪犯所受的更为可怕。因为，与这种有意识的疯狂相比，罪犯那种悔过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人所受到的惩罚具有一种纯粹的审美特质，因为“良心被唤醒了”这个说法对他来说，太具有伦理味了。良心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更高级的意识，这种高级意识是以不要表现出来的。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这种高级意识不是在指控他，而是在唤醒他，这种意识使他在可怕的迷乱中得不到安息。可是，他又未曾疯狂，因为他那各种各样繁复的思想并没有在永恒的疯狂中净化。

可怜的柯得莉娅，她同样很难获得安息。她在内心深处原谅了他，可她自己却找不到安息，因为疑惑又从心中升起，是她解除了婚约，是她引起了这不幸，是她的骄傲使她这样与众不同。因而她后悔，但这并不会找到安息，因为，她又带有埋怨情绪地想到，将解除婚约的念头巧妙地灌输给她的正是他，于是她诅咒，以使心灵稍感轻松些，但她这样找不到安息；于是她又重新责备自己，她责备自己本来是罪人却

又对他怀恨；她责备自己，不管他怎样诡计多端，她自己仍然是有过错的。他欺骗了她，这使她感到不堪忍受，但人们也许会说，更使她不堪忍受的是，他唤醒了她复杂的反省能力，他使她的审美感受力得到了充分发展，以致她无法再谦卑地恭听单一的声音，而是同时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这是回忆在她心中的觉醒，因此她忘记了那些不安和过错，她又记起了那美妙的时刻，于是她又沉醉在那异常的兴奋中。在这样的时刻，她不仅怀念他，而且对他有了透彻的了解，而这只能表明，她的心智得到了何等程度的发展。这样，她不把他看作什么罪人，但也不把他看作有如何高贵，她只是在美感中感知他的存在。她在以前给我的一封信中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有时他的心智是那样地高尚，以致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被融化了；而有时他又是那样地狂野和奔放，那样地渴求异性，以致我在他面前几乎颤抖；有时我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陌生人；有时他又会把整个身心掏出来给你。当我张开双臂拥抱他的时候，一切都突然改变，我所拥抱的只是一片云雾。这种事情在我认识他以前我就知道，但是，他教会了我理解其中的意义；当我讲到这种事情时，我总是想到他，仿佛我的所有意念都与他联在一起。我一向是爱好音乐的，而他是一架无可挑剔的乐器，一直弹奏出我所爱好的音乐，他的音域是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任何乐器能与他相比；他是一切情感和心灵的化身，没有任何思想使他感到高不可攀，也没有任何人会使他感到特别失望；他既能象秋风那样咆哮，也能作无声的耳语。他对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有所反应，但我却无法说清，我的话是否真对他有效，因为我无法知道他对我的话所作出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反应。

带着无以名状的，但又神秘的、略有麻木的恐惧，我倾听着自己所扬起的音乐，然而我又没有扬起它，这部乐器中始终都颤动着和谐的旋律，而我始终被它带回远方”。

对她这是多么可怕，然而对他更为可怕，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我每次想到这些情景，我这个局外人都无法控制住向我袭来的恐惧。我也一样被带入这种迷茫，被带入这种梦乡，在这种梦乡和迷茫中，人们时时刻刻都惧怕自己的影子。我多次想把自己从这个情景中扯开，但总是徒劳，好象可怕的天命注定我要一起追随下去，就象一个无言的指控者。多么奇怪！他将最深的秘密向所有人抖落出来，然而，还有更深的秘密，那就是我知道了他们的事情，而且又是以如此令人生厌的方式获知。要想把整个事情忘记，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有时我甚至想对他说明，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要么把一切完全否认，只说他的日记是一种文学创作；要么他将对我沉默不语，而我是抵挡不住他这种沉默的，因为我是以如此令人厌恶的方式获知他们的事情的。确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象一个秘密那样使人陷入如此巨大的诱惑和诅咒之中。

我从柯得莉娅那里得到了一些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全部，可我知道——柯得莉娅有一次曾告诉我——她自己留下了几封信。这些信件我又抄录了一次，现在又把它加在了我重新整理的本子中。确实，这些信件的日期是有疏漏的，但即使有日期也不会对我有多少用，因为日记本身所注明的日期也是渐渐地减少了，以致最后除了几处例外便不注明任何日期了，这就好象故事在内容上发展到了如此充满意义的程度，以致记述的虽然是事实，但已近乎意象。因此之故，

注明日期也就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了。在日记的几处不同地方我还发现了一些话，起初我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但后来在与一些信件的比较中，我发现它们是某些信件的缘起。这给了我帮助，据此我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信件放在日记中的合适地方，因为我只要把这些信件放在其所缘起的那些事件中就行了。假如不是日记中的这些提示，我真要担心因误解了这些信件而感到罪过，因为我原先根本不会想到，他的信有时竟是那么快地一封接一封，以致柯得莉娅在一天中会收到好几封信，而现在由于日记的提示我便可消除那种担心了。如果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我会把这些信件平均地分布在日记中，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所写的信件正如他所采用的其它方法一样，对柯得莉娅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力，以致她一直滞留在感情的顶峰。

这本日记除了把他与柯得莉娅的关系作了充分披露之外，还包含有几篇分散插入的短文。凡在这些短文出现的地方，日记里就在页边上注有NB。这些短文与柯得莉娅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但它们却使我具体地明白了他往日常用而我当时不甚明白的一句话：“人不应吊死在一棵树上。”如果我能找到这本日记的更前面部分，那我一定会看到更多的这类故事。这些短文在这本日记中就被他称为“远距离作业”，因为他自己承认，柯得莉娅当时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使他无暇他顾。

在他遗弃柯得莉娅不久，他收到了柯得莉娅的两封信，他没有拆开就把这两封信退回了，现在，柯得莉娅把这两封信与其它信件一起交给了我。由于柯得莉娅本人把这两封信拆开了，因此我就可以把它抄录在此，可她自己从未与我谈